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覽本

經部

孟子卷五

宋 朱子 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昊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

曰怨慕也

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昊天。號泣于昊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

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

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

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昊天于父母則吾

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

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恕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

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恕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恕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帝使其

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

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

母如窮人無所歸

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

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

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

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

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

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

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

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

遵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

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

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

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

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

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

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

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懟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

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萬章

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

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

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

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捨之象曰謨蓋都君咸

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弣朕二嫂使治

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

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

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弣都禮反忸女六反忸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
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
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井瞽瞍
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
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
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
為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弢珣弓
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
堯二女也棲林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
所有見舜生在林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
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怙怙
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
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
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
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
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

情天理於
是為至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

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

圍圍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

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

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

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圍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

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萬章問曰象

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

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

放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

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

仁封之有庫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

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

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

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庫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

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蘇禹父。

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

羽山有庫。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庫之地也。

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民無罪而

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

蓄其怨。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

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

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

有庫。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庫之君。然不得治

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

五

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
 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
 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
 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
 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
 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
 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
 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

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
 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
 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
 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

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

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

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

矣朝音潮岌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

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

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

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

今此文乃見於舜典盖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

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

鬼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

竹匏土草木

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
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
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
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
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

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
而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

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
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
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
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

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早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

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

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替瞽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書曰祗載見替瞽夔夔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書曰祗載見替瞽夔夔

齊栗替瞽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

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
若順也言舜敬事替臆往而見之敬謹如此替臆亦信
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替臆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
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
蒙之說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

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然則舜有天下也

孰與之曰天與之萬章問而孟子答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之淳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

矣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曰以

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

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
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
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
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步卜及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

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

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
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
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治去聲

舜相堯二

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

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

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

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

則天與之可知矣○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

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

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

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

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

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

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

君之子也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

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丹朱

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

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

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

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

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並去聲○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

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

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謂之匹夫而有天下者

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子孟

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繼世

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

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

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

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

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

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艾音又○此承上文言伊尹不

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

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毫商所都也

於殷也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

其義一也

禪音擅。禪投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

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

矣。○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

為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

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

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

以取諸人

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

之芥同言其解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

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

樂堯舜之道哉

囂五高反又戶驕反○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

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

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

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

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

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

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

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

但能覺之而已

但能覺之而已

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

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

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也一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

矣

行去聲○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

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

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

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

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

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

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

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

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

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雖如字又音犖○頗鱸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

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違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

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

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

周臣

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

史記孔子為魯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

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厄猶擇所主
况在齊律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

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

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

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

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

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

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

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

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號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

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

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

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

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

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

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不賢而能之乎自驚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

賢者為之乎

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

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耻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尹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

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

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

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

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

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

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

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

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

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

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

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浙先歷反。○接猶承也。浙，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

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
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
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久不欲苟去故遲遲
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可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
也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

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

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
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
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
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
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
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
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

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草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鐃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

之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

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

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

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

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

軻也嘗聞其略也

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天

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

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

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

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

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

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

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

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

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倍之也四倍之也倍加一倍

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

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

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

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小國地

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

其耕也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

四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

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

者其祿以是為差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

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

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

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

稱之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

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

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乘去聲下

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

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

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

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音祕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

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

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

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

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

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

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舜

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

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

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用下敬上。謂之貴。費用上敬下

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

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誑。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
禮儀幣帛相交也

曰卻之卻之為

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

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
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

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
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
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

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

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
不義則其餽不可受

但無以言辭問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
以卻之如此可否和交以道如餽贖聞戒周其飢餓之

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
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

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
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
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

何其受之

與平聲讞書作慙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

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
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
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瞖無凡民二字讞怨
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
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
可受之乎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

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

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

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

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

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

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

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

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

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曰然則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

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

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

終三年淹也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

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

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

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

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

章文義多不可曉
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

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為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

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
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為

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
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

但當如此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惡平聲
柝音託

○析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
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
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
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孔子嘗為

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

而已矣

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

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

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

耻也

朝音潮○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耻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

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

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

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

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

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

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

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

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

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

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

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

犬馬畜伋盖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

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

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飯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命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

曰敢

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

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

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

貌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

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

公之尊賢者也

下女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

敢見於諸侯禮也

質與贄同○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

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

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

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

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

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並為

去聲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

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

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

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

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

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

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

招不往也

喪息浪反。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

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

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旃干之首曰旌

以

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

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

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

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

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

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

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名不

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

官召之也

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

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

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

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蓋於

一 卿然後能盡友一 卿之善士推而至於
一 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

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

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
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

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
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眾矣猶
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
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

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

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

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
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

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

色勃然變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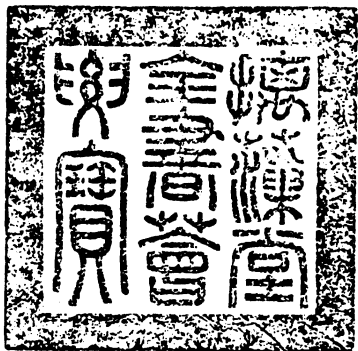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

聽則去君臣義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

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

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卷五



覆校官編修臣查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俞煥

謄錄監生臣王肯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集注卷六

七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孟子卷六

宋 朱子 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二
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椽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

杞柳為柎椽

柎音杯椽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
理也杞柳柎椽屈木所為若卮匱之

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

之性而以為柎椽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柎椽也如
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柎椽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

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

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

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湍波流濛回之貌

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

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

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

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

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

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顛顛也水之過顛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

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

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

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

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

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

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

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

義精矣

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

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

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

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

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行李氏曰或有闕文馬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

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

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

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

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

者秦人之災無以異於者吾災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

則者災亦有外與

者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

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子季子問公都

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子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

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長上聲○伯長也酌

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

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乎彼將曰敬叔父曰

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

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

在鄉人

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

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

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

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

畧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公都子曰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

此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

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

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

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

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日性善然

則彼皆非與

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

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

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

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

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

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

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

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

錄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

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

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

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

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

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

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麩麥播種而耩

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

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

扶麩音牟耩音憂磽苦交反○麩大麥也耩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

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

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蕢音匱○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

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蕘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

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

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

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易

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

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

美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

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子都古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

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

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

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

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

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

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

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

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

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藥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

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藥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羊又從而

雖存乎人者豈無

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

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

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
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

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

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其養無物不消

長上聲。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

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

惑同疑怪也

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

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

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

指訣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今夫弈之為數小

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

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

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

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

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

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熏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孟子曰：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

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

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

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

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有所不避也

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

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

而為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

為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

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

能勿喪耳

喪去聲○蓋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一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

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

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食音嗣噉吁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

噉吐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

窮乏者得我與

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

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

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為並如字○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

為身死猶不肯受噍類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

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已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

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

有深省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

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在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

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而勿失也

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

人也

信與伸同為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

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

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

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

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

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

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體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

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

其梧櫝養其檝棘則為賤場師焉

舍上聲櫝音賈檝音貳○場師治場園者

梧桐也櫝梓也皆美材也檝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

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

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

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

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

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

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

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

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
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
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
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
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
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此
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
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
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
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
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
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
敬天君泰然

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

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

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

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

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音要

邀○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

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

思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

孟能賤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

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

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

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

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

欲也膏肥肉梁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

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

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

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

已矣

言此人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莢稗夫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莢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莢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

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莢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彀反古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

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

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

告子章句下

凡十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

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

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

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聲迎去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

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如字○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

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

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

反甲 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

鈞帶鈞也

金本重而帶鈞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

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

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

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

之曰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則不得食則將

終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

則將摟之乎

終音軫摟音婁○終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此

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曹交

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

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

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

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

為耳

勝平聲。匹字本作鴟，鴟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鴟，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

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後去聲，長上聲。

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

耳。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

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之行二行並去聲。言為

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

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音見

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

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

之閒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

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

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音弁

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

之傳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

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
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

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關與彎同射食亦反

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
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

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

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

不孝也

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

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

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

○宋慳將之楚孟子過於石

丘

慳口莖反○宋姓慳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

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說音稅○時宋慳方欲見

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鉏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恬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

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

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

可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

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

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

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

亡者未之有也

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

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

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

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

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

必曰利

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

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

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必報也

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

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享

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

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為其不成享

也孟子釋書意如此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

鄒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

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淳于髡曰先名

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

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為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

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

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

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

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

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

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

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

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

則亡削何可得與

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

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

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

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按史記孔子為魯司

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俎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燔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

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孟子曰五霸者

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

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

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

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

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

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

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擣諸侯以伐諸

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闕同治去聲○慶賞也

益其地以賞之也摺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擣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

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

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
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
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
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軟所洽反糴音狄
好去聲○按春秋

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壺
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
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
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
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
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
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
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

者不得專封國邑
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
逢君之惡其罪大

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

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
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

曰邠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
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
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
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
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
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
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

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

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

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

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骨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

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

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

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

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

過百里儉止而
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

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

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

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

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

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

同下皆同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

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

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

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

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

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

家孟子曰子之道路道也

貉音貊○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

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

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

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

也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泰早熟。故生之饗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今居中國去人

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因其辭以折之欲輕之於

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

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白圭曰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孟子

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性也是故禹以四海

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

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水逆行

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

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

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

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

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為

人也好善

好去聲下同

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

况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

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

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

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

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音移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

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

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

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

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

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

也故與公遊於圃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

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

使飢餓於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

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

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音悅○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

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

里奚事見前篇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

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

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

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

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

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衡與橫同○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

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

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

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入則

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

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也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

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

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

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
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
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六

孟子卷七

宋 朱子 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
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

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存其心養其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殀壽不貳脩

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死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

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

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

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

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

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

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

知天而不以歿壽貳其心知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

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孟子

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孟子

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

故君子脩身以俟之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謂命

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
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
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

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
○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

在我者也
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

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
仁由已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

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

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

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彊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

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

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

人終身無後有
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

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

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

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

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

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

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
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

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宋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

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

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

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
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

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

事之實也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
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

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下

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

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

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欲音坎。附益也。韓

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

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

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
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
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
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

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

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揚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

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

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
誰之所為也

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遇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

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避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也。是其德業之感，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

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

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

也。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

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

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

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

於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

兄也

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

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

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

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

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

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
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達道之深不
能形容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
至此也

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
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

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
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知去聲疾丑刃反 ○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

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
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

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
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

也達謂達於事理即
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

為容悅者也

此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

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

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

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

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

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

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唯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

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

心廣體胖其樂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

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

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

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

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去聲。分者所得於天

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晬音粹見音現

盎烏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

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

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

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

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

辟去聲下同大

他蓋反。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

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

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

矣

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

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

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

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

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

歛民可使富也

易歛皆去聲。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

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矣

民非水火不生活

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

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為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

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

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

為言猶仁不可為眾之意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

焉。此言道之有本也濶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濶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

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

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

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

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

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也欲知舜與蹠

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閒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

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做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

也。為我之為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

成子高不以一
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放。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
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

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揚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

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

中字最難講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所惡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者則不中矣

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為皆去聲。賊害也為我害仁兼

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揚氏曰禹稷三過其

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卿鄰有闕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闕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揚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

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

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

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

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

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辯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既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

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

井也

辟讀作璧。輞音刃與仞同。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

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

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而不歸

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

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

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

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子不

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

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與平聲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

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

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

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餐上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

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丁念反○墊齊王之子

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

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

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

大人之事備矣

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

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

當為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

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

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

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

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

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

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 孟子曰執之而已

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然則舜不禁與 與平聲。曰

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惡平聲。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

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桃應問也曰舜視棄天

下猶棄敝蹠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

忘天下

蹠音徒訢與欣同樂音洛○蹠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

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

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

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皆云義文也

王子宫室車馬衣服

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

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睥然見於面盡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

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

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呼去聲。埳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孟子

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食音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

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兒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

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訪侯之待賢者特以帶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

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

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

喪公孫丑曰為碁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

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

矣紛之忍反。紛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
兄之不可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
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
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己者，非強
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

若此者何如也？

為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厥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

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于為其母練冠麻衣，繅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

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

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

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
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

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
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

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

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
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

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
艾音又。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

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
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子未得為孔子

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

成大無棄人也○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

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幾音機

孟子曰

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

為去聲彀

古侯反率音律。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
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

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

躍而出也因上文發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
○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

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

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

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

也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

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

有二焉

長上聲○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

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

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

也此言不其進銳者其退速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
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

及者之弊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
同然卒同歸於廢弛○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

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
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
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
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
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

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

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
聲。知者固無

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思無不治而其為仁也博矣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

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歆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

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歆長歆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豈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偏知人之所知偏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
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

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

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

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

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

其擅與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者上

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

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有重稱而過其實者。

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

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

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

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肉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

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說是

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

戰大罪也

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好去

聲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

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

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

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

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虔反。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

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

如此○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

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

果說文作媧烏果反。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袵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

○孟子曰吾今

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

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聞去聲。言吾今而後知

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來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故人之親人

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識察今之為

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歛為暴也文

王之國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國為阱國中此以國圍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

人不可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可以道者

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

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

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衆食皆去聲見音

現。○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

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

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

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

後可○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
建國則立壇壝

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

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

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責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

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

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

稷

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

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

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

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

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

之者乎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孟子曰仁也者人

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

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

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

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孟子曰孔

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

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出重○孟子曰君子之危於陳蔡之

閒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危與厄同○貉稽曰稽

大不理於口貉音陌。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孟

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

皆從心蓋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

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及大雅濼之篇也悄悄愛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

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

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

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

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

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

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

句

介然用之而成路

句

為閒

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介音戛。徑山路也蹊人行處也介

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

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追音推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

蠡者蠶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蟹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

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聲。○豈氏曰奚足言

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塗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絕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與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

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先時齊凶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

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

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

之敢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

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嶠櫻觸也笑之

笑其不知止也欬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

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

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

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

則是亦有命也

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

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

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

是非命耶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

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

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昭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

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行字更詳之○

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

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

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

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

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

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

也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

也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

者必不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為善人矣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

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

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

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後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不可為

也化不可為也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

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

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

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
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
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
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
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
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

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
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

悔悟之新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

招之放豚於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胃也羈其尾也言
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

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
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

至義之
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

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
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

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孟子曰諸侯

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

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

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

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

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第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

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

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慶匿也言子之從者

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孟

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

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

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人能充

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

而義不可勝用也

勝平聲。充滿也。穿穿穴窬踰墻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

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

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

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
焉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

言銛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銛之也是皆穿窬

之類也

銛音忝。銛探取之也。令人以舌取物曰銛。即此意也。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足亦穿窬

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
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窬

之心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

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

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

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

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

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

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動

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

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為行並去聲。細

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

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孟子

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說音稅藐音渺。趙氏曰大人當時

尊貴者也藐輕之也藐藐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

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

哉

椹楚危反。椹音盤。樂音洛。秉去聲。椹栭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

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已之

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

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

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

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

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夫棗。曾子以公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

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

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彘而切之為膾炙

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

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

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

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為

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獯音緇不得

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獯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

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

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

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

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火嚶

交反行去聲。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勳孰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

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

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豫者之意
狂有志者也豫有守者也

道有守者不失
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

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

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慙字皆讀作愿謂
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

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
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疾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
而問

曰何以是喭喭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

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

可矣闔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踽踽其禹反闔
音奄。踽踽獨行不

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柳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嘒嘒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狻者曰何必如此踴踴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柳原之志也閻如奄人之奄閉歲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歲以求親媚於世是柳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

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

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類

金方... 卷七
靡如水之下流泉莫不然也汙濁也
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似而非

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

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

其亂德也
惡去聲為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紫正樂也

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狃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

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與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

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

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

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

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

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

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

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壹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馬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

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

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

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孟子卷七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膳錄監生臣王肯勵

膳錄監生臣周 綬